

女海归状告千万富翁造假重婚

若不是她手里那堆厚厚的病历材料,记者很难将眼前这个秀美的女人和那些“不堪”联系起来。7年来,为了那个男人和一个实现不了的诺言,她失去了5个孩子。确切地说,是一个男孩还有4个被证明可能是女儿的胚胎。就连那一纸结婚证书,直到打起“离婚”官司的时候,才被证明是假的。

“剖腹产、产后后遗症、清宫大出血、引产、引产后遗症……”这些词语是7年来肖蓉生活的全部内容。以至于在37岁的时候,她出现了谢顶。2009年11月19日,肖蓉一纸刑事自诉状将那个男人告上了法庭,她说自己恐已不能生育,为了那5个已经不在世的孩子,那个身家千万的男人该去监狱赎罪了……

相爱

先后失去五个孩子



肖蓉手里的结婚证复印件上,大大的“假”字格外扎眼

离婚

打官司牵出“假结婚证”

2003年11月8日,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是个男孩。取名卫泽宇。“当时我提出结婚。”肖蓉说卫志成当时答应了。不幸的是,51天后,刚出生的男婴在喂奶中呛奶夭折。刚被承诺的“结婚”瞬间化为泡影。

大量原始病历显示,男婴夭折后,肖蓉在2004年6月、2005年12月、2006年9月、2008年4月又连续怀上了4个孩子。但终因身体原因(剖腹产不久不宜生育、胎位发育不良)和所怀的孩子不是男孩被迫引产或流产。

“医生说我以后能生育的机会很低了。”肖蓉拿出一叠在广州和江苏无锡就医的原始材料说,由于多次的引产和流产,她的子宫严重受损,医生告诉她,以后的生育将受影响。而这也正是她向卫志成提出300万元经济补偿的原因之一。

肖蓉说,2008年12月,卫志成约其飞往北京,并提出给肖50万元,让其帮生一子,但孩子由卫志成抚养。肖蓉说,从那一刻起,才意识到“不妙”,从而开始了诉讼的准备。

2009年8月,肖蓉将卫志成告上了法庭,要求法院判令二人离婚。肖蓉说,直到这个时候,一个被隐瞒了多年的秘密才浮出水面——结婚证是假的。

据肖蓉回忆,2005年5月,卫志成带自己前往广州海珠区民政局办理结婚手续。但因没找到卫志成的“朋友”,当天的婚没结成。几天后,卫志成拿回两本结婚证,说是通过民政局内部的朋友办理的。

“我相信他,我知道他在广州很有能耐。”肖蓉说,拿到结婚证后,二人同居于卫志成姐姐位于海珠区沥口北村的一栋民房里。实际上,在领结婚证前,二人已在此同居多年。在此期间,肖蓉与卫志成的姐姐和家人一直共同居住。

肖蓉提供的“结婚证”显示,二人登记注册时间为2005年6月6日。她补充说:“此外,为了顺利拿到准生证,2006年1月,卫志成伪造海珠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南洲街道环秀坊社区居委会以及南洲街道办计生委3枚假印章企图骗取准生证。”

“没想到结婚证这东西也有造假的。”肖蓉说,随后卫志成的妻子与她取得了联络。但卫志成的妻子始终不相信肖蓉的“故事”。

在多次交涉无果后,肖蓉和律师提起了卫志成涉嫌重婚和伪造国家证件罪的刑事自诉。今年4月,广州天河区人民法院受理该案。

假证

南洲街道办将追查

“结婚证”显示,卫志成1962年出生,中专学历,广州人。时尚生活(某香薰品牌)老板。在朋友和肖蓉眼里,卫志成早已身家千万。据熟悉他的人描述,此人幼年丧父,靠母亲和姐姐支撑熬过童年。在朋友和肖蓉眼里,卫志成一直是艰苦创业的“上进人士”。

“勤奋上进,会做生意。很体贴。”时至今日,肖蓉仍认为自己和卫志成的“婚姻”有很多值得留恋的地方。

肖蓉的代理律师称,在法院开庭审理的前一天(11月18日),卫志成和他的代理人提出补偿50万元给肖蓉,作为损失费。但开庭后便闭口不提。“据肖蓉分析,其出身贫寒可能是‘不肯出钱’的原因”。

记者注意到,在肖蓉提供的多份书面证据(治疗记录和手术材料)中,均有签名“卫志成”的字迹。对于这些证据,肖蓉和他的代理人信心满满:“司法鉴定一旦确认,卫志成想赖也赖不掉。”

在记者调查过程中,海珠区南洲街道办方面对卫志成伪造印章和虚假证件的问题亦有措辞强硬的书面答复。广州市海珠区南洲街道办事处出具的一份《关于卫志成婚姻状况的复函》材料显示,卫志成早在1989年3月便与妻子陈惠祯结婚,并在1990年9月在政

策内生育一女孩。

在复函中,南洲街道办事处强调,“卫志成伪造婚育证明及结婚证情节恶劣、影响极坏”,并称“将全力追查此人”。

专家

事实婚姻足可认定重婚罪

“在法律上,婚姻的存在形式有两种,一种是经行政程序认可(有结婚证)的婚姻,还有一种叫做事实婚姻。无论卫志成是否认罪,肖蓉只需要证实两人在实际生活中存在事实夫妻关系即可判定卫志成犯重婚罪。”著名婚姻法专家、中国政法大学疑难案件研究中心研究员刘云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肖蓉在与卫志成同居期间多次流产、引产的签有卫志成名字的原始材料一旦经司法鉴定为属实,卫志成将被追究重婚罪,事实上,司法笔迹鉴定只是认证其有婚育关系的一个环节,肖蓉只需证实两人有同居关系或有夫妻名义的事实即可。

肖蓉的同乡告诉记者,在庭审前,肖蓉曾遭电话恐吓。其现场给记者播放的一段手机录音显示,广东口音男子称“受人委托调查你”,并要求肖蓉庭审后见面对此,肖蓉的代理律师向法院提出申请司法笔迹鉴定。天河区人民法院称,待合议庭合议后将决定是否支持这一诉求。

对于肖蓉生育的第一个男婴,卫志成认为不能证明该男婴是他的孩子。肖蓉说,在男婴出生时保留了孩子的胎发,一旦做出DNA鉴定,一切都将真相大白。

在庭审中,卫志成口头同意做DNA鉴定。庭审结束后,肖蓉的代理律师表示,不排除卫志成临时变卦的可能。

希望制造舆论,达到讹诈钱财的目的。

卫志成说,肖蓉向法院提交的很多证据都存在造假,他和律师已经向有关部门报案。并要求法院对肖蓉提供的证据进行真假鉴定。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她(肖蓉)就是想利用媒体。”对于肖蓉提供的签有其名字的书面证据,卫志成说,这些签名“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对于肖蓉敲诈的具体数额,卫志成在昨日的采访中,没有正面回应。

而在法院询问过程中卫志成称,肖蓉多次纠缠他,目的是向其讹诈金钱。在此之前,肖蓉的代理律师曾向其索赔300万元经济补偿。卫志成认为,这是明显的敲诈。

此外,对于肖蓉向法院提交的结婚证、婚育证明以及有卫志成签名的剖腹产、引产、人流病历,卫志成予以了全盘否认。

“我们当初是朋友,看她可怜,我就帮着签名了。”在前日的庭审过程中,卫志成辩解说,他和肖蓉多年来只是性伴侣,不存在婚姻关系。肖蓉及其代理人向法院提交的婚育证明等均不是他的笔迹,不能证明他存在造假。

对此,肖蓉的代理律师向法院提出申请司法笔迹鉴定。天河区人民法院称,待合议庭合议后将决定是否支持这一诉求。

对于肖蓉生育的第一个男婴,卫志成认为不能证明该男婴是他的孩子。肖蓉说,在男婴出生时保留了孩子的胎发,一旦做出DNA鉴定,一切都将真相大白。

在庭审中,卫志成口头同意做DNA鉴定。庭审结束后,肖蓉的代理律师表示,不排除卫志成临时变卦的可能。

据《南方都市报》

相恋

为爱放弃老家生意

2002年6月,是肖蓉结束在比利时酒店管理专业学习归国后的第二个年头。在这一年里,她做了两件事,一件是结束在江苏无锡老家那段不堪的婚姻。还有一件,是结识了卫志成,改变她一生的男人。

肖蓉说,在和卫志成相识前,自己在江苏无锡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婚姻。之所以远走比利时,就是为了躲避前夫。而卫志成是能让女人甘心放弃一切的男人,相识几个月后,两人确定关系。肖蓉说,从2002年相识到2008年“摊牌”。为了将卫志成的企业做大,她放弃自己的生意,全身心地做起了“老板娘”。



“富婆”、“陈哥”被民警依法带离酒吧,押送派出所所

和民警讲真话。案件侦查队尹洪伟副队长带领办案民警循着这个线索开始暗中对“金吧”进行侦查。经过一段时间侦查,一个以“招男公关”为幌子的招工诈骗团伙渐渐现出原形。

这伙人先是在报刊和网络上以及印制街头张贴的小广告等形式,打着“金辉煌俱乐部”等虚拟娱乐场所的名义,发布

招收男女贵宾接待、司机”的信息。应聘人打来咨询电话时,诈骗团伙成员会告诉应聘人是去做“男女公关”,并描绘一通财色兼收、日赚斗金的美好前景”。等对方心动了,这伙人就会要求应聘者先交百元到千元不等的报名费”。收钱后,“工作人员”会把应聘者介绍给金西酒吧一个叫“陈哥”的男子。“陈哥”则会约定时间,带对方见“富婆”。富婆的角色,他们会选一些比较胖、比较丑的老女人来扮演。陈哥”和“富婆”会提前到金西酒吧二楼的一个包房里等,待应聘者出现,“富婆”就会挑三拣四,说对方穿着行、身材不好等等。“陈哥”便会带应聘者离开包房,告诉应聘者需要“包装一下”,借此要求应聘者再掏服装费”。至于第二轮榨取的数额,依人而定。

综合各方面线索,警方掌握11月16日晚这个团伙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在金吧内聚齐,并且还会有部分前来应聘的受害人赶来“见富婆”。这是绝佳的收网时机。

“富婆”包里连50元都凑不齐

尽管车外飘着冷雨,挤满

了民警的车内却闷热异常,水汽凝结在车窗上。晚9时7分,郁海龙确认时机成熟,指挥3组警力分别从2个方向朝金西酒吧合围。20余名便衣民警突然出现在太白路、东昌路上,数秒内将金西酒吧的前后通道完全控制。负责从后门突入的民警在整个队伍进场后立即拉下卷闸门,控制住客并收缴其手机,避免了客通风报信。正门把守的民警则把大门虚掩起来,劝离一般酒客,对可疑人员只准进不准出。

此时的金西酒吧刚刚开始营业,音乐震耳。酒吧分两层。一层没有什么特别的发现,踏着铁梯上到二楼,向右是卡座,没人,再往里就是调音间,只有1人在里面操作;向右一侧有4间包房,民警控制现场时,一间包房里独坐着一名身穿紧身上衣、身材健壮的“候客”男子;最里一间房则比较热闹,有两男一女正在进行“审查过关”的把戏。

民警冲进房间的瞬间,“富婆”和“陈哥”分坐在应聘年轻男子的两侧。事发突然,“富婆”连挑剔的眼神都没来得及收回,就定格在沙发上。“富婆”身体肥胖,外着红色呢子外套内穿黑色连衣裙,手戴玉镯、戒指,脚蹬皮靴,身体侧倚在沙发上,用靴子的高跟磕着地面,脚尖朝上翘着。粗粗看上去,还真有点“富家女”的感觉。在检查其随身携带的物品时,民警拿起她的手提袋看了看,拿到女子面前,“东门货?”顿时,她“富婆”的面目无法再继续装下去,把头扭到一边。民警再打开袋子一件一件物品进行归类清

理,发现里面竟没有一张百元钞票,总共加起来也不到50元。

“你就是‘陈哥’吧?”民警问得如此直接,“陈哥”无奈地“嗯”了一声。他中等身材,没有任何电影中“江湖大哥”的豪气和霸气,穿着也不算出众,然而,他真正让人刮目相看的,是他的物品。按照法律程序,民警对其携带物品进行检查。打开其手提包一看,里面竟然塞着一个伸缩式金属警棍。再向里翻,夹层中露出一叠粉色的钞票共4200元。在另一个夹层里,又找到400元。据“陈哥”讲,400元是他自己带来的,另外4200元是别人的。

“陈哥”起身挪地方时,细心的民警在沙发缝中找到一个巴掌大的小本子,小本子是正反两面用的,密密麻麻地记载了时间、人名、身高、住址和缴纳的金额,并在上面标注了一些三角符号,有不少还在上面画了删除线。

67名男子交了“报名费”

晚11时,针对各主要嫌疑人的审讯分头开始。很快,“陈哥”、“富婆”、“孟平”、“叶小姐”的真实身份被一一核对出来。

“陈哥”真实身份姓胡,是金西酒吧的一名经理;“富婆”姓李,江西萍乡人;“孟平”姓侯,“叶小姐”则是来自广东紫金的成某。

“陈哥”到底做了多少单这样的勾当?他本人并不愿意说出实话,倒是他的记事本很诚实。民警将这个巴掌大的小本仔仔细理,一方面联系受害

人,一方面用来统计案件宗数和涉案额。统计结果显示,仅本子上登记的收入,就高达42900元;有67名男子找到“陈哥”交“报名费”要求进入“男公关”灰色职业行当。在“陈哥”的手机里还有3张照片,其中2张竟然是不同男子的正面裸照,从环境看这是在宾馆拍摄的。据嫌疑人交代,为使应聘人死心塌地觉得这事就是真的,才出此下策,走个程序。

在另一间讯问室里,双手戴着手铐的“富婆”李某正靠墙坐着,民警问一句她挤出一点信息。她承认自己装“富婆”,就是为了完成应聘“男公关”的这个“工序”。当天她是被“陈哥”约过来的,需要做的,就是穿着显得富态,当应聘人出现后挑三拣四,嫌他们身材不好、衣着不上档次。每次“出场”,她可以从“陈哥”那拿到150到200元不等的报酬。

17日,派出所组织警力连续对“天地汇”和“国旅酒吧”进行突击,分别从上述场所带回4名和6名嫌疑人。至此,相互渗透的3个招工诈骗团伙,共计20名犯罪嫌疑人被警方连窝端掉。

据《深圳晚报》

